

浅谈现当代艺术发展

耿琛垒

辽宁盘锦 124000

摘要：近年来，当代艺术越来越多全新的艺术范式已经慢慢成为世界范围内重要的艺术表达。塞尚、毕加索、琼·米切尔等一众现当代艺术家在艺术史和艺术市场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难以替代的位置。对现当代艺术进行研究，对其创作逻辑、机理进行深度剖析，对现代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当代艺术；塞尚；毕加索；抽象表现主义

引言

现当代艺术更接近表达的底层逻辑，是更深入和丰富的维度去解构重构为全新艺术形式的试验。现当代艺术的技法逻辑也更为底层，更适合推演为全新的艺术范式，对人类的表达有着更加深层次的影响。知识体系的推演对现当代艺术形式的影响没有明晰，然而我们可以从更细致的维度切入先人的知识体系，进而展开更有效深入的试验。

一、艺术在人类文明中的表征性

从人类文明的起源开始，绘画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表征形式逐渐丰富起来，成为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随着摄影术的发明，绘画逐渐从传统的写实性的表现转化为写意性表现性的表达，甚至发展为抽象性的表示方式。全新的艺术形式不断涌现，更接近人类情绪的本质，更直接更丰沛的表达也显得尤为重要。

二、现代艺术的创作逻辑分析

古中国雕塑、罗马式雕塑、拜占庭式雕塑、巴比伦人雕塑等原始的艺术作品分别代表了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以及其他古老文化的艺术传统，从内容上看原始艺术是历史上不同时期种族社会宗教的产物，就像佛教广博的文化产出了法海寺的壁画。画者的艺术是现有社会制度人际关系性格特质下对“昨天印记”的产出，试图抹掉脑与心、心与手、手与纸之间的隔阂，试图最原始最直接的去融入画者的作品中，这可能是某种意义上自我的消亡。艺术家通过直接而强烈的感情实现了自我的消亡与重生，在强大这种生命力的同时，尝试探索与立体

主义、表现主义、随机主义、西方学院派等等学术脉络之间关联性，进而产生某种新的艺术存在。现代主义雕刻家亨利摩尔曾讲过，最感人的共同特征是强烈的生命力，它产生于人对生活的直接和即兴的反应。对人类来说，绘画不是一种预期的或学术的行为，而是一种表达强烈的信仰、希望和恐惧的方式。它是不加修饰或毫无外观装饰的艺术，其灵感的表现丝毫没有技巧的卖弄和理性的做作，这也是部分表现主义艺术基因之一。然而人们只有认识它本身的永恒价值才能更全面、更正确的鉴赏以后的那些伟大时代的艺术发展，同时表明艺术是一种普遍的、不断进行着的活动，它没有过去与现在。为了更好地理解现代艺术的创作逻辑，我们对几位重要艺术家具体的创作方法进行深入的解构分析。

三、现代艺术的创作方法

（一）塞尚创作逻辑分析

塞尚的作品以其独特的色彩运用和结构安排而著称。他深受普桑、鲁本斯、德拉克洛瓦等大师作品的影响，并经常前往卢浮宫临摹，以此探索和发展自己的独特风格。通过大量的临摹和绘画训练，他发展了一套独特的色彩体系，这一体系在《缢死者之屋》、《两个玩纸牌的人》和《圣维克多山》等作品中得到了体现。塞尚作品



图1 塞尚，《缢死者之屋》，1873年，收藏于卢浮宫

作者简介：耿琛垒，男，（1989-），汉，辽宁盘锦，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方向：现当代艺术。

中激烈的灼烧感也闪烁在整个当代绘画进程重要的节点之上，让人不由联想起古典主义的严谨，浪漫主义的多情，在结构的不断调整与颜料的碰撞中，时代特有的自然感与画面持续交叠。^[1]

《缢死者之屋》这幅收藏于卢浮宫的顶级现代绘画作品也同样因为其独特的处理方式对艺术史产生较深远的影响，昏暗的色调既体现了对缢死者生命逝去的哀悼同样暗含某种意义的无奈与永恒感。塞尚作品中对真实物象的描绘也同样精彩，伴随着体积感、深度感的明暗关系，体现了塞尚对客观对象独特的理解方式与处理逻辑。这些基于光影和色彩展开的艺术实践也同样对后代诸位艺术家的艺术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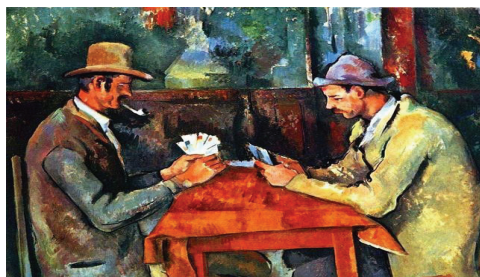


图2 塞尚，《两个玩纸牌的人》，1893年，收藏于巴黎奥赛博物馆

《两个玩纸牌的人》左右两侧对象着衣颜色不同，紫蓝色与黄色之间的对比显得十分和谐，而玩牌者的肤色与桌面也构成了鲜明的对比，肉红色与棕黄色的对比也构成了与前辈艺术家截然不同的艺术感知。在塞尚的艺术观点中画画并不意味着盲目去复制现实，而是寻求诸关系的和谐。通过色彩构成农民的真诚率真的个性，作品中奇特的深度感也使得人物的刻画更加有力，平稳的构图、统一的色调仿佛是基于色彩各个色域的变奏曲。



图3 塞尚，《圣维克多山》，1890年，私人收藏

《圣维克多山》在构图层面，整个画面都围绕巍峨的山体展开，仿佛围绕山体重心展开的环状体，画面上部是圣维克多山，画面中部是欧洲历史悠久的庄园，画面下部是成片的近景树木和17世纪的欧式建筑。在技法层

面前景的树木山石等用绿色、红色、橙黄色来搭配，画面上部的山体则用灰色调去表现。而画家的笔触松弛中透露出破碎，色彩的试验在空间的迭代与时空的变更中透露出淡然与永恒感。在色彩与结构的试验中形成全新的艺术范式。

（二）毕加索创作逻辑分析

毕加索是现代艺术的代表，通过对造型、空间、色彩等的天才般的运用实现丰富的造型手段与情节构建。



图4 毕加索，《三个音乐家》，1921年，收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三个音乐家》是毕加索的立体主义时期的作品，立体主义追求几何、形式、排列所产生的美感，不依靠经验不依靠感性认知不依靠传统的表现方法不依靠传统的观察事物方式，而是依靠不同视角的观察依靠理性的观念与思维，从而实现时空的持续性。在构图层面在画面中心分布着大量几何构成并随着画面外延越来越开放，人物在松散的几何构成中渐渐清晰确立，作品中整体的线结构与短笔触在画面中融合的和谐典雅。在色彩层面运用古典主义，在历史的印记中寻求力量感，又采用鲜明的色彩平涂来深化自我表达。在形式层面三个音乐家的形象已经脱离常规的观察与表达方式，几何抽象的造型、平面化的组成特质、平涂的绘画手法，形成了某种喜悦的严肃感。



图5 毕加索，《科学与慈悲》，1897年，收藏于西班牙巴塞罗那毕加索博物馆
《科学与慈悲》画家在画面中构建了一个室内场景，

画面最左侧是为女子把脉的医生，画面最右侧是抱着幼儿的修女，画面中间的女子眼睛盯着修女怀中自己的孩子。画面的情节也同样迷人，母亲的眼神中充满了对孩子的不舍与弥留之际的无助，修女抱着幼儿似乎在为女子祈祷，画家将那种对人世的眷恋与即将分离的伤感刻画的清晰入骨。毕加索通过这样一个室内场景的描绘巧妙的进行了宗教与科学的比对，面对生老病死宗教在左科学在右，暗示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宗教信仰与医学等科学的态度变的摇摆不定。



图6 毕加索，《格尔尼卡》，1937年，
收藏于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王妃美术馆

《格尔尼卡》^[1]该作品是以法西斯发动战争杀害无辜为背景，描绘的是格尔尼卡小镇被轰炸大量民众逝去生命的场景，色彩层面画家采用黑白灰三色营造出凄冷无助的悲凉感，艺术风格可以看到超现实主义和立体主义的痕迹，作品构图通过几何线组合，形成严密的内在结构以及紧密联系的形式，在画面中间是一个等腰三角形，正中央是不同亮色的图像交叠，而三角形的中轴刚好将整个画面对等的拆分为两个正方形，一个典型的金字塔构图应运而生。具体画面左侧是一位母亲抱着逝去的孩子，画面下方是一名士兵的尸体，士兵的断臂拿着一只断剑，断剑旁边是生长着的花，画面的右侧是从着火的房屋中掉落的女子，女子掉落时双手绝望的高过头顶，另一名女子则带着变形的充满力量的身体冲向画面中心。而画面的中心则是牛头马头和画面背后的一只张喙的鸟，画面右上侧则是伸出窗口的手臂，握着灯发出强光照亮这一血腥的战争场面。创作的过程从1937年5月1日持续至6月4日，画家绘制大量草图部分关于整体画作概貌与结构，部分关于单个角色或角色组的。整个画面也同样汲取了古典艺术的经典像圣母哀悼基督、自由女神像、戈雅画中起义者等等。

（三）琼·米切尔创作逻辑分析

琼·米切尔是一位享誉国际的美国抽象艺术家。

琼·米切尔的每一笔都充满力量，独立且相互吸引，整个画面对观众充满了迷人的能量，毫不模棱两可。米切尔的表述也直击抽象表现主义的本质。“我的绘画无关乎那些所谓的艺术话题，他们关乎于一种感觉，是我对外界对风景的直观的感受……另外，绘画和创造它的人也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绘画仅和感觉相关。”她的风景画并非在户外绘制的，也不是根据预备的素描绘制，而是来自于记忆感知^[1]。1967年米切尔把工作室搬到了法国巴黎西北部的韦特伊镇，那里距离吉维尼也就是莫奈曾经的住处距离很近，1878年莫奈住在那里时，莫奈会带着他的颜料背着画架走进户外走进田间地头开始自己的艺术创作，捕捉19世纪法国北部小镇独特的风土人情。莫奈用鲜艳的色彩去表现白天的光线与斑斓的外部世界，用柔和的色彩搭配出塞纳河夜晚的柔情。米切尔在20世纪也同样受到了欧洲乡镇的启发，在夜晚灯火通明的工作室在窗帘紧闭的空间中，听着莫札特、爵士乐等乐曲来作画，所以画作中那份独特的节奏与抒情的特质在她笔下的线条及形体中得以充分体现。

结语

艺术的发展伴随人类文明的脚步逐渐多元渐进丰富，现代艺术自我表达更加强烈，抒情的特质事物的本来面貌是独立于画者之外的，都有它特定的特性，事物在画者笔下被抽象为新的线条、造型、色彩特性，新的精神新的生活给予了艺术新的多元化的力量，而打动人心的亦来源于色彩来源于线条本身。新的造型范式不是轻微的修改，而是创造出新的类，依赖于艺术家的本能，以一种原始途径产生的造型化的表达。艺术强化了人类内心的力量，并不断推演。新的艺术附着着新的文化，达到精神性的普遍性的创造，以“真实”的面貌记录。

参考文献

- [1] 冯启乐. 重构瞬间与永恒——19世纪科学的发展与塞尚对线性透视的超越[J]. 美术观察. 2022(08): 85-90
- [2] 张伟劫. 观看《格尔尼卡》的三种视角[J]. 美术观察. 2018(01): 141-144
- [3] 赵诗怡. 米切尔绘画中的色彩探析[J]. 色彩. 2024(05): 37-39